

大师写就的传奇报道



《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陶玉平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7年6月

马尔克斯成为大师之前,作为记者写就的传奇报道《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中文版终于问世。如果说《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最核心的虚构文学,那么与之对应,《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则是他献给新闻业、文学界和普通大众的一部非虚构文学的完美典范。

早在《百年孤独》问世12年前,刚刚崭露头角的记者马尔克斯就曾以一个关于海难幸存者的报道,轰动了整个哥伦比亚。1955年,一艘军舰从美国返航,一阵风浪把8名水兵卷入了海中,经过4天搜寻,失踪人员被宣告死亡。然而,一周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位奇迹般地出现在一处荒僻的海滩。他在一只随波漂流的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度过了10天,终于靠岸生还。马尔克斯对这位叫贝拉斯科的海难幸存者进行了为期20天的采访,同时在报上连载。扣人心弦的报道轰动全国,读者每天都挤在报社门前等待。由于揭露了海难真相,惹怒当局,报社被迫关张,27岁的马尔克斯也流亡海外。

马尔克斯说,刮了20多个小时的大风,这在当地那个时节十分常见,可是,指挥官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船员在起锚前领到了拖欠好几个月的工资,最后一刻花得精光,采购了各种家电要往家带,船舱里都塞满了,冰箱、洗衣机、烤箱这些大件只能绑在甲板上,家电数量超乎预料。这次风稍大一些,阳光明媚,海面起伏,船身比预想中倾斜,草草绑住货物的绳子断了,8名在甲板上值班的水手从船舷边滑落。因此,引发海难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官方从第一天起就一口咬定的海上暴风雨,而是家电超载,并且堆在一艘战舰的甲板上,还没绑好。

另一个被藏着掖着的问题是:落水船员能拿到什么样的救生筏,为何只有贝拉斯科死里逃生?据称,船上至少应有两种常规救生筏和他们一起落水。救生筏是软木和帆布做的,长3米,宽1.5米,中间有个保险舱,里面存放着食品、饮用水、浆、急救箱、钓鱼和航海用具,外加一本《圣经》。有了这些,即便不打鱼,10个人也能在海上生存8天。可是,“卡尔达斯号”上的小救生筏上无任何装备。根据贝拉斯科的描述,他那只就是什么也没有。这么一来,有个问题将永远悬而不解了:有多少落水船员上了置人于死地的救生筏?

在10天的漂流中,贝拉斯科说自己遇到了食人族的小岛、鲨鱼、神秘的树根……光怪陆离,难辨真假——马尔克斯只负责记录。获救之后,让贝拉斯科不曾预料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广告商开始找上门:那块在10天海上历险中都走得十分精准的手表,手表厂家给了他500比索,外加一块新手表;因为贝拉斯科嚼过某个牌子的口香糖,又在一个广告里说了这件事儿,又得到了1000比索;还有一双鞋,也挣了2000比索……有人质疑贝拉斯科,那些故事都是他凭空编造出来的。贝拉斯科总是这样反问他们:那么,我在海上漂流的10天10夜里,又做了什么呢?马尔克斯不知道,自己最终将成为一名作家,而这部分非虚构作品竟然是他魔幻现实主义的起点。

可以说,马尔克斯于27岁写就的这部天才之作,其中对孤独的深刻体验、对幻觉的瑰丽描写,奠定了他以后所有创作的基调。在我看来,《百年孤独》半个世纪的接受史就是一部幸存者的故事,我们在马尔克斯的文学海洋里漂流了何止10天10夜?他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作家,有人在他的魔幻波涛中沉没,也有人在经历了风暴的洗礼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航道。所以,马尔克斯永远是拉美文学不可绕过的一座高峰! 荆墨

采风问俗,访古探幽



《中国史诗》
仁钦道尔吉/郎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

说到史诗,我们头脑里马上跳出来的,可能是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也可能是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那么,中国呢?中国也有很多史诗。《格萨尔》据说有120部,其中韵文近100万行,散文韵文总数达1000万字之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也有许多部,20多万行,合称“中国三大史诗”。此外,彝族、壮族、侗族、傣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流传着自己的英雄史诗。

这些史诗大多以口头活态散落在民间,其整理与研究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国史诗》就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史诗的习惯分类,通常分为神话史诗和英雄史诗。作者以“早期史诗”指称“神话史诗”,将早期史诗分作三类,即古老的创世史诗、英雄战胜恶魔的史诗、英雄考验婚型与抢婚型史诗。许多民族的早期史诗中都有创世神的传说,比如壮族的《布洛陀》讲述钻木取火的故事,苗族的射日英雄名叫昌扎,土家族射日英雄名叫卯玉,侗族的射日英雄名叫姜央。还有很多类似的洪水神话和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创世神话反映出人类是在劳动中诞生演化的,远古可能出现过巨大的洪水,以及原始社会的血缘婚时代。抢婚型史诗主要体现英雄不同寻常的个人能力,还有人和自然搏斗的超能力。考验婚型通常和与恶魔(蟒古斯)斗争相结合,英雄要经历种种考验,解救被劫掠的新娘。

在西方文化体系里,“史诗”一词,来自于希腊文明所说的Epos,史诗和叙事诗是同一概念。作者指出,中国本土史诗传统和西方史诗传统不尽相同。中国史诗相比一般叙事诗,要更加庄严、神圣、宏伟。史诗的唱诵有着严格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的规定,表明了各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珍视。从史诗的形成来看,“史诗注重群体的意识、群体的观念、群体的荣誉及群体的利益”,也就是说,“族群的事业与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准确地说,这个定义是作者对比较成熟的英雄史诗的概括。古典的英雄史诗是在神话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仍然包含神话的成分。英雄常常带有神性,但总体上偏向现实。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到后面,其幻想因素就越多,历史因素就越多。

以《格萨尔》为例。格萨尔的神奇和力量,关系到整个族群的兴亡,其东征西讨的姿态反映了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首长权力的扩张。大王妃珠牡慧眼选中一贫如洗、正遭放逐的格萨尔为婿,当格萨尔北方降魔未归、霍尔大军兵临城下之时,珠牡率亲将士打击入侵之敌。珠牡成为藏族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藏族谚语说:每个人口头上,都有一部格萨尔传奇。史诗综合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成果,往往由专门的行吟诗人来演唱,从而在宏大的背景里,不断杂糅各种英雄故事,充分体现藏族人民的集体智慧。

史诗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原汁原味的记录,然后是对与史诗有关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的了解,还有对史诗的创作流播做深入具体的调查,最后要对收集来的各种异文进行比较。两位作者抓住了史诗的口头性、变异性 and 集体性等民间文学特征,多方调研,发现史诗艺人,进行口头采访,然后通过文本的辑录和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史诗形成、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和南方英雄史诗群的研究。如此编撰而成的《中国史诗》,真可以称得上是心血结晶了。 林颐

心情不好时,我常去山里看树

如果说我有什么梦想,我想拥有一座自己的书屋,推开门就能去山里看书,关上门就能投身于书海



《时间的果》
黎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3月

读者的身份当久了,好像就变成了一个经验丰富不会晕船的水手,熟悉波涛、浪潮的规律,不会轻易被表面的惊奇哄骗,要在自己认可的书海上泛舟才会真心快乐。《时间的果》就是这样一本我从书堆里看到的真心实意喜欢的书,读之我幸。

从外表看,从腰封到外封到内封,是层次逐渐加深的绿色。

绿色代表生命力,这种渐变的颜色表现出了生命的多层次感,像树,也像我们自己,有时是坚韧的,有时是温柔的。“心情不好时,我常去山里看树”,这句看似没有力量的白底文字重重地打到了我的心上。

黎戈把自己比作树,她一直像树汲取营养一样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她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应景的话:“你看了看书,就像树看自己的叶子。”

黎戈读书,是那种一头扎到书里又脚步轻快地浮上来的读法。她早早离开学校,在打工间隙还要去图书馆自习,没有老师指导,就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一本接一本读,再从背景资料、理论延伸书单。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叶舟”收录的是她的书评、影评,而她这种读书方法是后半部分“根岸”关于她的生活随笔描写中提到的。我先读了前半部分,待看到这儿时,十分讶异她文笔、思路、读书经验的成熟,竟是自己硬生生啃出来的,这才是真正读书的人,是真正爱读书的人,想想自己,真是半分都不及,好生佩服。成了专业书评人的黎戈,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同时,为我们这些读者延伸着书单,她已经浮上来悠悠地泛舟了。

这种沉下去,再浮上来,是有力量的生命,是坚韧的生命,是深绿色的树。

但更让我动容的是后半部分的生活随笔。我喜欢看一个作家写自己的生活,觉得能得到灵感,觉得容易迷上一个人。

最后一篇《我们不擅告别》感人至深。黎戈的文艺评论虽然感情深厚,虽然她对那些作家、导演了如指掌,但她是理性的。她有一条理性的线来分析他们的人生与作品。但这篇与父亲告别的文章中,有很多细小而戳中人感情穴位的描写。她写自己坐在送爸爸回医院的汽车前座上,听着父亲念叨那些熟悉的街道与他人生的关联,就像在告别。这种时刻里,我的每根汗毛都能感受到那种绝望。人类有一种共通的感情,是钝钝的疼法,会在漫长又多变的生活里变得容易忽视,但不会真正地消失。而黎戈说,“每一个离去的人,都让我死去了一些,又生出了新的部分。经过了他们的我,已经与原先不一样,而我将携带者这个新我前行,努力地过好每一日,努力发光,让沉淀在我生命中的你,像云层中隐隐的群星,再闪亮一次,又一次。”是啊,这是生活的智慧,又何尝不是情感的智慧。

如果说我有什么梦想,我想拥有一座自己的书屋,推开门就能去山里看书,关上门就能投身于书海。黎戈教我看到,这样的生活,我终将得到。那时我也会说,心情不好时,我常去山里看“树”。

程彦卿

好书我读

马尔克斯不知道,这部非虚构作品竟然是他魔幻现实主义的起点

这些史诗大多以口头活态散落在民间,其整理与研究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悦读

书间道